

心怀爱与希望，
才不惧怕生活。

肖凤 著

小久 寻母记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

天津教育出版社

小久寻母记

肖凤 著

心怀爱与希望，
才不惧怕生活。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

天津教育出版社
TIANJIN EDUCATION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小久寻母记 / 肖凤著. —天津: 天津教育出版社,
2016.1

ISBN 978 - 7 - 5309 - 7877 - 1

I. ①小… II. ①肖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304294 号

小久寻母记

出 版 人 刘志刚

作 者 肖 凤

选题策划 袁 颖 曾 萱

责任编辑 曾 萱

装帧设计 郭亚非

出版发行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教育出版社

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

<http://www.tjeph.com.cn>

印 刷 天津金彩美术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32 开(880 × 1230 毫米)

字 数 130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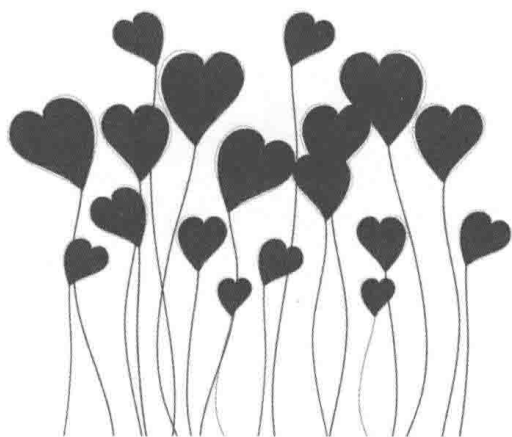
印 张 7.5

定 价 26.00 元

自我懂事起，一直没有见过生母……

终于和她老人家相见时，我五十三岁，母亲已经七十四岁。

地点是在今日已经不复存在的香港启德机场。



目 录

引子 算命先生

I 我没有家了

永 别 009

继 母 019

离 散 024

II 困苦的少年时代

冰 冷 030

父 亲 036

独 行 041

上 学 044

角 落 049

III 我曾经的温馨家园

难 题 055

“故”都 056

四合院 060

家 064

惊 变 069

童 年 074

暖	078
过 年	082
祖 母	088
谜	097
黄城根小学	105

IV 求学

师大女附中	112
昏 倒	118
升 学	122
精神家园	129

V 寻母

妈妈,您在哪里?	140
舅 舅	147
东单牌楼	155
玉 姨	160
无罪的人	165
犯忌的地理名称	168
电 话	175
信	179
妈妈的声音	183
相 见	190

附录

师中剧团——为纪念中国话剧百年而作 198

缅怀李星华老师 204

启功先生 215

拒绝当播音员 219

后记

引子

算命先生



人的一生，几度遭遇偶然。

人的一生，最终归于必然。

人的一生，几度遭遇偶然。

人的一生，最终归于必然。

京广公路——据说这是一条从北京直通广州的公路——像一条灰色的带子，笔直而狭长，竖卧在广阔的华北大平原上，一直向南方延伸、延伸，延伸到人眼望不到的地方。

我从来不曾想到过，有一天，我竟然坐在一辆半新不旧的，由原来称做苏联，现在称做俄罗斯的国家制造的“伏尔加”牌小汽车里，沿着这条京广公路，自北向南地飞奔。

我带着些许好奇，些许倦意，从汽车的车窗里，端详着窗外左右两边的景色。

这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春天。

窗外是一片无比广袤的土地，中间被京广公路这条灰色的带子分开，分成了左、右两大片。这一左一右的两大片土地，都同样广袤，广袤得好像永远也望不到边，带着华北大平原所特有的平坦和纯朴的气质。

在这两片广阔无边的土地上，大自然显现出了美丽的黄色和绿色，黄色的是大地，绿色的是树木和麦田。偶尔，眼前会闪过几所农民聚居的大瓦房，或是由五座回旋塔作为标志的发电厂。

渐渐地，“伏尔加”减慢了速度，拐进了公路左边的一条

弯道。

弯道的两边，挤满了行人、骑自行车的人、骑摩托车的人、驾驶拖拉机的人，以及拉着狗走路的人。

我和两位友人蛰居在“伏尔加”的车厢里，眼看着这辆小汽车夹杂在行人、自行车、摩托车、拖拉机等等的潮流之中，慢慢地向前蠕动。因为人太多了，车也太多了，有时候，这辆汽车的速度，甚至比行人还要慢。

我知道，我们已经到达了一个旅游热点的边缘地带。

于是，我沉下心来，尽量坐得舒服一点儿，任凭“伏尔加”慢慢地向前滑行。

终于，经过了左拐，右拐，再左拐，再右拐，如此这般地拐了几个回合之后，我们的车，在一座庙宇的前面停了下来。

车刚停稳，司机座的车窗外面，立刻站上来了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。她有一张黝黑的面孔，剪着齐耳的短发，一身农村妇女的打扮——藏青色的中式裤褂，很旧，沾着泥土，面部的表情很严肃认真。等到车内的几个人都下了车，司机也把窗门、车门锁好了之后，她立刻急切地对着司机喊道：

“交停车费！”

司机慢吞吞地从西服胸兜里掏出了钱，还没等他点清楚数目，这位中年妇女立刻抢上前来，急切地从司机手中抽出

了她所要的数目。

我和我的同伴们相视而笑。一位朋友摇了摇头,说:

“这就叫做留下买路钱!”

用北京人的眼光看,庙宇门前的停车场,面积不大。凹凸不平的黄土地上,还没有铺上水泥。假如下雨,定会泥泞不堪。好在今天天气很好,骄阳高悬,小广场上显得非常热闹。

除去停在广场上的各色车辆之外,这里最引人注目的景观,恐怕就是算命先生了。算命先生们像是星罗棋布的棋子,镶嵌在这块黄土地的小广场上。尽管他们的年龄不同,却都清一色地穿着深蓝色的中山装,错落有致地蹲在地上。

他们每个人的面前,都摆着一张大红色的方形布块,四个角儿用石头块压住。红布的中间,用毛笔画一个八卦图。八卦图的两边,也分别用毛笔写了几个黑色大字,左边写的是“占卜”二字,右边写的是“算卦”二字。红布上还有一个竹制的笔筒,里面插着的却不是笔,而是十几根算命用的竹签。

他们的“行头”就是如此简单。而从他们黝黑的脸色和沾满灰尘的头发上看,他们可能就是当地的农民——粗通文墨,不愿意再在农村种地,竟以此种方法谋生。

我和我的同伴们冒着骄阳的炙烤,在人群的缝隙中挤来

挤去，目标是走进庙宇的大门。当我们从一个如上的算命摊子旁边绕道而过的时候，我的耳边，忽然传来了一声浑厚的男中音：

“算一卦吧！你的相不赖！”

我不知道这一声呼唤是冲着谁说的，但是因为这个声音就从我的脚边响起，所以我本能地转过头来，向着发出声音的方向望去：我看到一名五十岁左右的算命先生，就蹲在我们经过的道路旁边。他像其他的算命先生一样，也有一张黝黑的面孔，和一头浓密的沾满了灰尘的黑发，他也穿着一身深蓝色的中山装。他在青年时代一定长得很英俊，但是现在，他的脸上已经长满了刀刻似的皱纹。他的眼睛仍然炯炯发光，脸上也充满了聪慧的笑意。他看见我回头，立刻用乡音极重的浑厚男中音，又冲着我，重复了一遍：

“算一卦吧！你的相不赖！”

我看了看他，又看了看他面前摆着的那块红布，不由自主地问他道：

“你刚才是冲着我说的？”

他立刻回答说：

“是。算一卦吧！你的相不赖！”

“我的——相不赖？”我自问。

哈哈——我的“相不赖”？我苦笑。我难得有的“惬意”

感觉,顷刻之间,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——难道我这一生中,注定了,就连哪怕是短暂的惬意,短暂的快乐,都不能有吗?关于我的“相不赖”的郑重评价,我在三十年前,也曾经听到过一回。我的脑海里,立刻闪现出当时的情景。

二十一岁的那一年,有一天,我走在北京西四北大街的人行道上。一位老者走过来跟我打招呼。我从来没见过这个人。我吓了一跳,连忙端详他。他高大魁梧,四方大脸,皮肤白皙,脸上布满了细密的皱纹,与他的满头白发互相映衬,显现出了一种气宇轩昂的风度。我不知道此人是谁,只能客气地,但却非常坚决地对他说:

“我不认识您。”

他微笑着冲我点点头,然后满脸含笑地对我说:

“姑娘!你的相真好!天庭饱满,鼻直如弦,两目炯炯有神,嘴唇丰满,不大不小、标致的脸庞,真是大富大贵之相啊!”

那时候,正值“大跃进”的尾声,中国的大街上,还没有算命的,有的只是“十年超过英国”“十五年超过美国”的红色大幅标语。

我刚刚大学毕业,对算命、占卜、麻衣相法之类,闻所未闻,以为自己遇上了疯子,赶紧礼貌地向他鞠躬告别,然后急急忙忙地跑开。

三十多年了。三十多年已经过去了。没想到在这里，在这远离北京的黄土地上，我又听见了一个人对我说：

“你的相不赖！”

我一直想用“忘却”来麻木我自己，我一直想用“回避”来医治心里的创伤。可是这个算命先生的呼叫，又撕破了我不能愈合的情感的伤口。

我很想像爱尔兰女作家伏尼契的长篇小说《牛虻》里年轻时候的亚瑟那样，哈哈大笑一阵。

可是，我不愿意向这个陌生的算命先生敞开自己的心扉，我当然也不能够对着他哈哈大笑。

我只能控制着自己的情绪，向他点头微笑，礼貌地对他说：

“三十多年前，就有人说过我的相不赖了，跟你刚才说的一样。可是，我从来不信卦。对不起。”

然后，赶紧转过身来，继续奔赴我的目的地。

我历次出行的目的，似乎，都与寻找我的亲人有关……

I

我没有家了



未满十二岁的那一年，
我突然没有家了。

永 别

这件事发生得太突然。

那是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。

那一年的冬天，好像格外长。旧历年已经过去了好久，天空还总是阴沉沉的。

寒假结束了。开学后的一天清晨，我喝过了祖母亲手为我烹制的鸡蛋汤，穿上了祖母亲手为我缝制的长棉袍、厚棉裤，背上了也是祖母亲手为我缝制的布书包，像往常一样，兴冲冲地去上学。

我照例是到得最早的学生之一，照例又受到了老师的夸奖。在上完了四节课以后，又照例地排着路队回家。

可是今天，一走进家门，立刻觉得家里的情形与往常很不一样。院子里多了几张陌生的面孔，却没有我最亲爱的那张面孔——祖母的面孔。

我习惯了每逢走进家门，就要看到这张亲爱的面孔，假如没有看见这张面孔并扑向她的怀抱，心里就会觉得不安、

空虚和孤独。于是，我也不管这几个陌生的人物是谁，就放开喉咙喊道：

“奶奶——”

没有人理会我，也没有人走过来和我说话。我只能再一次放开喉咙呼唤：

“奶奶——”

这时候，一位满头白发、文质彬彬的老头儿，匆匆地从正房的屋里走了出来。这位老人我是认识的，他是罗医生，就住在我们这条胡同里，他的孙女与我同窗，他的诊所就开在他們家的前院。我们家里的人生病，都请他看。

罗医生大概是听到了我的喊声，立刻走到了我的面前，俯下了他那细高的身体，柔声地对我说：

“小久*，你奶奶病了，送到医院里去了！”

我的小脑袋里，立刻觉得“轰”地响了一声，眼泪也随之流了下来，我焦急地拉住了罗医生的衣袖，追问他：

“罗爷爷，我奶奶生的是什么病？送到哪家医院去了？”

罗医生大概是看见一个小孩儿急成这样，有些于心不忍，况且他也了解我们祖孙之间的感情，于是安慰我说：

* 作者自注：“小久”是我的乳名，书中所写一应情节和细节，都是真实发生过的往事，没有丝毫虚构，包括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。除了“继母”和“玉姨”用的是化名外，其他人物皆为真名。